

問：義智云何莊嚴？

答：開作諸義。

第二個問題是：這個「義智」要如何來莊嚴？因為前面說，要莊嚴大乘經，要來闡述大乘經當中的道理，要顯揚大乘經的義理。那麼，誰能夠做這樣的事呢？答案是「義智」。

可是，這個義智要怎麼樣來完成這件事？要如何莊嚴大乘經呢？

下面就回答：「開作諸義。」

這一句，其實就相當於偈頌當中第一句的後三個字——「作諸義」。

所謂「開作諸義」，就是開示、造作種種的義。這裡的「義」，是指對道理的認識與理解。「開作諸義」，就是說透過語言文字來敘述、詮釋其中的道理。雖然真理本身是本來具足的，但仍然需要透過文字的表達，才能將這些道理顯發出來。

雖然，佛已經示現於世，並為我們宣說正法。然而，佛所宣說的大乘經、大乘法，還需要進一步莊嚴與解釋。那麼，這件事由誰來做呢？當然，是由一切已入地的菩薩來做，乃至像彌勒菩薩，這些大菩薩運用他們所成就的義智，來解釋大乘經。

可是，要用什麼方式來解釋呢？就是將大乘經當中的法義加以開示，把它顯發出來。即是說，佛所宣說的大乘經，其內在的道理，需要經過開示，才能讓人明白。這個「作」，就相當是造作的意思。譬如，佛講了某個道理，我們在不違背佛意的前提下，將這個道理加以敘述，使它更清楚明白。以《法華經》為例，你在經文當中讀到一段文字，佛陀在經中說「唯有一佛乘」，並指出過去所說的三乘只是方便說法。你可能不了解佛為什麼說「唯有一佛乘」，其中的深層意涵與佛陀的良苦用心，若非透過菩薩的論述，凡夫未必完全明顯。那麼像現在這部論，彌勒菩薩就把它講了出來。佛為什麼宣說一佛乘？其用意是什麼？彌勒菩薩提出佛說一佛乘，其實包含有八個因素。假設沒有菩薩來加以解釋，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，原來背後還有這麼多用意。那麼彌勒菩薩提出八個理由來說明一佛乘的意義，這是不是他自己的發揮、甚至是隨意杜撰呢？當然不是。他所說的，其實正是佛的本意。只是佛當時沒有完全明白地一一說出，現在經由彌勒菩薩他做這部論，就把它開示出來，顯揚出來。這就叫做「開作諸義」。

但是，如果我們只是凡夫的智慧，尚未見到真理，沒有覺悟一切法，也沒有通達一切事、理，沒有成就這樣的義智，那麼我們能夠做這樣的事情嗎？其實是做不到的。

因此，義智要如何去莊嚴大乘經？解釋大乘經？就是透過在不違背佛本意的前提下，造論來詮釋與宣揚大乘經當中的道理。這樣的過程，就稱為「開作諸義」。

甲三、問答釋義三（開作工具）

問：以何開作？

答：以言及句。

其次，第三個問答。

「以何開作？」——要透過什麼來開作諸義呢？

也就是說，佛在大乘經當中所說的甚深的道理，現在要解釋它、要顯揚這些道理，就必須「開作諸義」。

那我們要透過什麼來開作諸義呢？「以言及句」。就是用言句，用語言文字。「言」就相當是名稱，那麼「句」就相當是依止於名稱所建構的、能夠顯發道理的一個完整的句。因此就有言跟句。當然，以梵文來講，它的背後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字母。我們過去在學習佛法時，常說「名、句、文」，其實指的也就是這裡的「言句」，也就是語言文字。

這是第三個問答：透過文字來講述這個道理。講述這個道理之後，便能進一步將大乘經當中，甚深的法義顯發了。因此，以文字來開作諸義，再透過「開作諸義」來莊嚴經。

甲四、問答釋義四（言句特質）

問：以何等言？以何等句？

答：以無垢言、以無垢句。無垢言者，謂能至涅槃城。無垢句者，謂字句相應。若離無垢言句，則於諸義不能開曉。

其次，第四個問答。問：「以何等言？以何等句？」前面說，要用言句來開作諸義。可是要用什麼樣的言、什麼樣的句呢？這是進一步提出的第四個問題。下面就答了。

答：「以無垢言，以無垢句。」這就相當於偈頌的第二句——「言句皆無垢」。

那麼，「無垢言」是什麼意思？也就是說，無垢的、清淨的語言文字。

「無垢言者，謂能至涅槃城。」今天這樣的文字，它能夠讓我們通向、到達涅槃城這樣的文字，就稱做「無垢言」。

今天我們修行，目標是通往涅槃。當然，這當中包括煩惱斷、得無漏智慧、見真理，這是必然的歷程。但是要了解，煩惱斷、見真理，乃至最終到達涅槃，需要透過修行是不是？那麼這個修行要怎麼修呢？當然就是透過諸佛菩薩為我們宣說的正法教。我們透過正法教來「聞、思、修」，那當然最終就能夠通向涅槃城。

在《攝大乘論》當中提到，這個清淨法有多種面向。例如，涅槃本身，就是一種清淨法；真如法界，也是清淨法；乃至像我們修行大乘，大乘法教也是清淨法；在修行大乘法教的修行過程當中，我們所觀察的一切境界，也都可以是清淨法。

涅槃本身就是離垢清淨。當我們把煩惱障、所知障、惡障習氣斷，就能夠得無垢清淨、離垢清淨，這個就叫「涅槃城」。

可是透過什麼才能夠到達涅槃城呢？修道。那整個修道用什麼來顯示呢？當然一開始一定要透過語言文字，是不是？所以說大乘法教本身就是一個清淨法，也就叫「無垢言」。

其次，「無垢句者，為字句相應。」什麼叫「無垢句」呢？它的解釋是說，「字句相應」就是「無垢句」。

上句說是「無垢言」，其實也等同於是「無垢句」，兩者是不能分開的。雖然說「言」跟「句」，「言」代表名詞，「句」就代表由名詞所建構的、能夠顯發道理的句子；但原則上它們不能夠全然分開。所以說語言文字的教法能夠讓我們通向涅槃，它就叫清淨無垢的「言句」。

這個「字句相應」何解？

我們剛剛這個「句」代表由諸多的名詞所組合而成，形成一個能夠顯發道理的整體。譬如用「諸行無常」這個偈頌來做比喻，「諸行無常」你可以拆開成個別的四個字、四個名詞；或者說拆開成「諸」、「行」、「無常」，個別的三個名稱。當你在單講這些字的時候，它沒有什麼意思，它不能夠顯發任何的道理。可是你把這四個字，或者說三個名詞組合在一起，那麼意思就出來了，對不對？這個就叫「字句相應」。

很多的文字、很多的名詞，當它在適當的連貫與組合之下，能夠將真理顯揚了，就叫「無垢句」。因此可以理解，「言」跟「句」雖然它是拆開來個別解釋，實際上兩者是不能分開的。因為你光靠名字就能夠到達涅槃城嗎？不行的。

佛所說的法，是由眾多的名字組合成句，才能夠顯發道理。我們依據這個道理去「聞、思、修」，才能夠斷煩惱、見真理、到達涅槃城。因此「無垢的言句」能夠讓我們到達涅槃城，這是其中的一個意思。

其次，「無垢的言句」還包括「字句相應」另一個解釋。也就是說「無垢的言句」，一方面是能夠引導我們到達涅槃；另一方面，也包含「字句相應」的意義。什麼叫「字句相應」？就像剛剛講的，很多很多的字母建構成名字，由名字再建構成一個顯發真理的句子，彼此之間是相應、不相違的。好像剛剛講的「諸行無常」，當你把這幾個文字湊在一起時，道理就顯發了，代表它們彼此之間是互不排斥的。反過來說，如果你用某個字加上某個字組合起來，結果亂七八糟，不能夠顯發道理，而且彼此可能相矛盾、相違背，那就有問題，就不是「無垢句」。然而，不管是佛宣說的法，或是菩薩解釋經所造的論，他們用的都是「無垢句」——也就是這些的語言文字，包括字母、名詞、句子之間，前後相應、整體連貫，能夠顯發真理。

下一句：

「若離無垢言句，則於諸義不能開曉。」

假設離開這樣的清淨無垢的語言文字，那麼對於真理，就不能夠開示、不能夠使人曉知。

也就是說，以我們世間的角度來看，語言文字並沒有所謂的有垢、無垢，並沒有所謂的清淨、不清淨。可是問題在於，今天佛菩薩他們能夠善用世間的語言文字，將這個語言文字組織、運用，而敘述出一個真實理。而且，我們能夠透過所敘述出來的真實理作為我們修行的依據，更重要的是，依此修行，真的有它的效果。

例如，佛教導我們修「不淨觀」、修「慈悲觀」，這些看似只是文字上的敘述，但它們竟然能夠將背後那種宇宙的運行原則敘述出來；而且，我們依照它所說的這種方式去實踐，確實能把貪煩惱斷、瞋恚煩惱斷、一切煩惱斷，然後成就聖道、得解脫。

同樣都是文字，一般世間的人他能夠講出這樣的效果嗎？不行的。無論外道，或者一般的凡夫，世間的文字雖多，他卻無法隨意的組合排列，然後就講出一段真理，然後就讓我們眾生依之修行之後，也能夠煩惱斷、得解脫、到達涅槃城。把真理都顯發了？

為什麼一般的人做不到把真理顯發，只有佛菩薩做得到？因為他們有義智，他們有「無漏」的智慧，有覺悟真理的智慧，才有辦法將世間的文字，經過這種組合排列之後，達到這種效果。所以說，假設離開佛菩薩所宣說的這種清淨無垢的言句（也就是正法教）的話，那麼一切的真理便不能夠被敘述出來，所有的眾生也沒有辦法從中去曉知所謂的「諸法真實義」。

因此同樣是文字，佛菩薩所宣說的，就叫「無垢言句」。

甲五、問答釋義五（根本目的）

問：以何義故莊嚴？

答：為救濟苦眾生故。

第五個問答。

問：「以何義故莊嚴？」今天為什麼要來莊嚴大乘經呢？其目的為何呢？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？

答：「為救濟苦眾生故。」

佛之所以示現於世，是為了救濟苦眾生，因此才宣說大乘經。可是要明白，佛祂在講大乘經的時候，當下有祂所教化的菩薩。隨著不同的菩薩、不同的有情，佛會因機施教，講出不同的法門。

現在這一部論，是由彌勒菩薩所造。他將大乘經的義理，從最初的種性、發心、修什麼樣的行，乃至最終成就佛果，作一個有系統、有次第的整理，並且再依據大乘經當中的相關道理來做闡述。那麼，這樣做的目的為何？就是為了救濟苦惱眾生。不論是佛說大乘經，或者菩薩

造論解釋大乘經，都是這個用意。佛菩薩本來的心中所想的，就是念一切眾生皆在苦中，因此生起大悲心，欲令眾生速得解脫。所以說，佛說經、菩薩造論解釋，都是為做這個事情的——「救濟苦眾生」。

所以今天什麼目的要來莊嚴大乘經、要解釋大乘經？很簡單的理由，就是為了「救度苦眾生」而已。

甲六、問答釋義六（救度原因）

問：眾生自苦，何因救濟？

答：為菩薩者，大悲為體，生憐愍故。

其次，第六個問答。

問：「眾生自苦，何因救濟？」眾生受苦乃自作自受，為何要救濟？

問題來了：眾生本身就是受苦，為什麼還要去救濟他們呢？

從一般的角度來看，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，當然可以這樣去理解，不是有一句話說：「可憐之人，必有其可恨之處」嗎？這個人他會受苦，不是沒有原因，是他自己造了業，對不對？那旁人看來，或許會覺得：你受苦了，你活該倒楣；或者說，你受苦了，是有原因的，你就自己去受這個苦、受這個報；既然如此，那為什麼還要去救濟他呢？

眾生本身就是苦了，幹嘛去救濟他們？他會受苦，是他自己的問題，為什麼別人不受苦，偏偏這個人要受苦？既然那是他的問題，那你幹嘛還要去介入？就讓他自己去承受，不就好了？何必要去救濟他呢？難道佛菩薩是沒事找事吃飽太閒了？眾生既然要受苦就去受嘛！為什麼還要救濟？

下面答了：

「為菩薩者，大悲為體，生憐愍故。」

也就是說，因為身為一個菩薩，菩薩就是以「大悲」為他的體、為他的核心。菩薩的本質，不只是智慧而已。當然，成佛時所成就的是無上菩提，無上菩提的核心就是智慧——包括根本智、後得智，也就是一切種智。但相對來講，佛菩薩的核心也可以說就是大悲。如果沒有大悲，是不能成為菩薩、也不能成佛的。菩薩是因，佛是果，有時候可以把它看為同一回事——菩薩就是佛，佛就是菩薩，因為他們在本質上是相通的，只不過一個還在修因的階段，一個已經是得果的階段。

那麼，菩薩的核心是什麼？這邊告訴我們——就是「大悲」。正因為菩薩以大悲為體，所以自然會就生起憐憫之心。也就是說，同樣看到一個人在受苦，可是各自的想法都不一樣，會有不同的反應。有的人會想：「你受苦，活該！」有的人會想：「你受苦，是自作自受，有原因

的。」或者也有人會認為：「你受苦，可能你有什麼可恨之處，才會招來這樣的苦。」但是，菩薩看待這件事，卻不是這樣。菩薩看就覺得可憐、就覺得同情、是不忍與不捨。

例如，對於地獄中的眾生，如果我們是信奉善惡業果的人，可能就會這樣想：「你們活該！誰叫你們過去做人的時候，要造這麼多的惡業，現在下地獄了，剛好而已！」這個人墮畜生道，剛好而已；這個人墮鬼道受苦，剛好而已。你們活該，為什麼以前要廣造惡業，才會受這個苦！但是，菩薩當然也明白因果的道理，但會不捨這些眾生受苦。這是因為菩薩的內在具備大悲心。所以，大悲心是菩薩的核心，沒有這個大悲，是不能成為菩薩的。

那麼，這個大悲怎麼來的呢？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：一是「天性」，二是「後得」。

所謂的天性，是指如果這個眾生是具「菩薩種性」的話，他就有一個天性的大悲。為什麼？因為大悲是佛菩薩的功德，只要是佛菩薩必定有大悲。種性是因，具菩薩種性，自然天生就包含了大悲的種子。所以，任何具備菩薩種性的眾生，他的內在都有大悲的因，這個叫天性的大悲。

那麼，什麼叫「後得」呢？這個天性的大悲，你要把它引發出來，它不是自己莫名其妙就跑出來，是需要栽培的。當然，若本具有天性的大悲，就比較容易引發；如果沒有這種天性的大悲，就很難引發。例如聲聞、獨覺種性，因為不具這種天性大悲的體，所以再怎麼修，也難以生起大悲。就好像說，草種子再怎麼樣生長，就是一棵草而已，它不可能長成大樹，對不對？這正如《法華經》〈藥草喻品〉的比喻——你如果是一棵樹的種子，終究能夠生長為大樹，因為天性不同，就有各自不同的生長。

因此，一個具備菩薩種性的有情，內在已具有大悲的體，就應當透過後天的修行，來引發這個大悲。

所以，如果我們看到眾生受苦時，內心會生起同情、憐憫，甚至感到難過的話——那恭喜！因為從這個現象來看出，可以說我們是具有大悲這種天性的因，也就是具有「菩薩種性」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應當要好好珍惜，趕快發心修行。真正發心修行之後，才能夠將這個大悲引發出來，讓它越來越強大，最終就能夠推動我們去不斷地救度苦眾生。

因此，眾生本身有苦，當然你可以說眾生受苦是「自作自受」；但菩薩並不是以「活該倒楣」的角度來看待，菩薩所看到的，只是同情、可憐、難過，然後就想要趕快去救眾生的苦。

甲七、問答釋義七（救度方法）

問：若救他苦，莊嚴何法？

答：莊嚴如來巧說方便法。

其次，第七個問答。

問：「若救他苦，莊嚴何法？」也就是說，如果我們要救眾生的苦，那麼，應當莊嚴什麼樣的法，才有辦法救眾生的苦？這個就是問題的重點。今天我們看見眾生在受苦，要怎麼去救眾生的苦？方法何在？

所以，「莊嚴何法」，其實就是在問：我們應當要去解釋、闡述、顯化什麼樣的法，才能夠去救眾生的苦。

下面答了：

「莊嚴如來巧說方便法。」即是說，應當要去莊嚴如來善巧方便宣說的這一切方便法。

這個「方便」，可以做兩個解釋。第一指「善巧方便」，代表的是智慧的作用。第二指「方便法」，方便就是法，法就是方便，所以只要能夠解決任何問題的方法，都叫做方便。

好，那麼，問題來了——今天救苦眾生，我們應該闡述什麼法？難道去闡述「建築學」，蓋一堆房子給眾生住？或者去闡述「科學」，讓眾生得到更便利的生活？或者闡述「醫學」，給眾生治病嗎？這些當然都有其價值，但都只是「治標不治本」，只能解決眼前的問題而已，沒有解決根本核心的問題。因為，眾生的苦，源自於「煩惱」跟「業」。有煩惱就造業，就會在生死當中不斷地流轉。你今天幫他治病了，病好了，明天可能又復發，問題並沒有解決。

因此，若要徹底解決眾生的苦，唯有讓眾生能夠「煩惱斷、得解脫」，從此不再受苦。

因此，要救眾生的苦該怎麼救呢？就是要莊嚴、宣說、解釋如來以這種方便善巧的智慧所宣說的一切對治眾生苦的方便法——也就是那些能對治眾生煩惱、導向解脫的法門。

因此，以上這兩個問答就等於解釋了偈頌中「救濟眾生苦，慈悲為性故」以及「巧說方便法」這三句。

甲八、問答釋義八（救度內容）

問：何等方便法？

答：所謂最上乘。

其次，第八個問答。

問：「何等方便法？」請問是什麼樣的方便法呢？

下面答了：

「所謂最上乘。」即是說，大乘、菩薩乘、佛乘，它本身就是方便法。

這裡需要特別注意是，方便法不是指與真實的對立，而是指解決之道。所以，這個地方的「方便」，並不是在說「真實」跟「方便」的對立。例如《法華經》中說的「一佛乘是真實，三乘是方便」；這個地方的方便法並不是這個意思。這裡的「方便」，是指任何能夠解決問題的方式，都叫做方便法。

「所謂最上乘。」因此，今天就是要開示佛所宣說的「最上乘」之方便法。

當然，如果我們開示小乘，也不是不可以；但是，它所能夠救度眾生的範圍是有局限的。因為小乘的智慧淺，其所悟入的道理也是有限的。相比於諸佛菩薩，小乘所悟入的真理，幾乎可以說只是觸及表面而已，其背後還有更深廣浩瀚、無邊際的法義。因此，唯有顯揚、解釋佛的最上乘，才能徹底解決問題。因為佛通達一切法門，能夠了知一切眾生的煩惱之「病」，以及相應的對治之「藥」。如果只是宣說小乘，就如同只掌握少數幾種藥方，所能解決的問題自然有限。好比世間的疾病種類繁多，而小乘法門，或可譬喻為只治療某一類簡單病症，例如感冒而已。比如說你受了風寒然後感冒了，大概就簡單喝個薑湯就可以好，小乘法門大概就是如此。可是我們除了感冒這個病，還有很多很多的疑難雜症。那麼又該如何對治這些疑難雜症？只有「佛乘」、「最上乘」，才能夠把所有的疑難雜症都解決。

因此，要徹底救度眾生的一切苦，就必須要修學大乘，乃至成就佛道。唯有如此，你才能夠掌握所有「疑難雜症」的「方便法」，是不是？

因此他才說：「何等方便法」——今天我們應當要莊嚴什麼樣的方便法？「所謂最上乘」——答案就是大乘最上乘之法。

甲九、問答釋義九（救度對象）

問：為誰故莊嚴？

答：為發大乘心者。

然後，第九個問答。

問：「為誰故莊嚴？」為了誰來莊嚴大乘經？今天彌勒菩薩是為了誰，然後要解釋大乘經？如果從「救眾生苦」的角度來講，當然可以說，是為了一切眾生而解釋大乘經——不過這個地方有另一層意思。為了誰來解釋大乘經？

下面答了：

「為發大乘者。」即是說，為了那些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而解釋大乘經。

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因為誰能夠修學大乘？只有菩薩才能夠修學大乘。誰才能成為菩薩？唯有發大乘心，才能夠成為菩薩。也就是說，成為菩薩，才能夠真正修學大乘。因此，所有佛宣說的大乘經，裡面開示了無量無邊菩薩行，這些內容，正是為菩薩而說的。

當然，佛說法的本懷是為了救度一切眾生，為一切眾生說法。可是要明白，在「救度一切有情」這件事情上，唯有菩薩才能夠承擔。例如，我救度某一個眾生，如果他不是菩薩種性而是聲聞種性，我救度他讓他證得阿羅漢，然後他就解脫了。他解脫之後，對於救度其他苦眾生的事情，是沒有作用的。但如果我救度的是一位具菩薩種性的眾生，情況就不同了。我救度他

之後，他可以怎麼樣？他能發心修行，最終成佛，然後也跟著去救度其他的苦眾生。這樣的救度，才有作用。所以，講述大乘經，是為了這些「能夠承擔救度眾生責任」的菩薩而敘述的。就好像說，一個醫師他懸壺濟世，然後他教了某個人一個方法，你有什麼病你就怎麼做；這個人病好了之後，他沒有意願去幫助其他人，那影響就有限。可是同樣的，有的人可能有那種心懷：「我要救度世間的病苦。」如果這位醫師把醫術傳授給他，那麼這個人學會之後，他就能夠去承擔這些事。

同樣地，佛宣說大乘經，菩薩解釋大乘經，其主要對象，就是這些發大心的有情。但是，這並不妨礙我們前面所說「莊嚴大乘經是為了救濟苦眾生」相矛盾。因為，當我們教授這位菩薩，使其最終成佛，之後他就能夠掌握所有眾生的煩惱病理，並有辦法為眾生開出對治煩惱的一切藥，那不是更輕鬆嗎？一個人救，跟很多人去幫忙救，不是更加的便利嗎？

因此，若從「學習與承擔方便法」的角度來說，就是為了菩薩而說；若以「最終的目的要救度苦眾生」的目的來看，講述大乘經、莊嚴大乘經，當然對象就是為了一切眾生。這兩者，其實並不矛盾。

甲十、問答釋義十（五義莊嚴）

問：以幾義莊嚴？

答：略以五義示現。

問：何者五義？

其次，第十個問答。

問：「以幾義莊嚴？」即是說，用多少個道理來莊嚴大乘經呢？我們要解釋大乘經、要莊嚴大乘經，該怎麼解釋呢？畢竟大乘佛法它的內容廣大、這麼多，我要怎麼去解釋莊嚴呢？

下面答了：

「略以五義示現。」就是說，簡單地以五個道理、五個項目、五個層次來加以顯發與說明。換句話說，就是用這五個綱要作為架構來莊嚴大乘經。

這代表說，這部論接下來會依據這五個項目、五個道理作為架構，來完整地、有系統地、有次第地，來闡述大乘佛法——包括菩薩行，乃至如來果。其內容將涵蓋：從一開始的種性、發心、修行，直到最終成成佛。從因到果整個修行歷程，它就用五個項目來顯現，以此來莊嚴解釋整個大乘經。

好，那麼以上的偈頌相關的說明就到此為止。

接著，又進一步提出一個問題「何者五義？」。這個問題，其實是為了引出後面偈頌的內容而提問的。

「何者五義？」也就是說，在前面的偈頌提到「略以五義現」，簡單用這五種道理、五個項目來解釋大乘經、莊嚴大乘經」；那底下的偈頌就是要講述這五個義。

因此，世親菩薩在解釋的時候，他為了要引發下面偈頌的內容，就提出這個問題，問說是哪五個道理呢？

好，那底下呢，偈曰——又來到這個彌勒菩薩所說的偈頌：

B2、五譬喻

偈曰：

譬如金成器，譬如華正敷，

譬如食美膳，譬如解文字，

譬如開寶篋，是各得歡喜；

五義法莊嚴，歡喜亦如是。

他這個地方是先舉五個比喻，用五個比喻的方式來說明五個道理。

比喻一：「譬如金成器，」

好像原本只有一塊黃金，用這塊黃金把它打造成一個器具，或者說莊嚴具，那價值又不一樣，是不是？所以說，如果金條本身已經很有價值，看到會歡喜，得到也會歡喜。但如果把這個金條打造成一個很精緻、很美好的器具，那你得到之後，當然更歡喜，那個價值又不一样了。即是說，同樣是黃金，金條與經過工藝打造的器具，帶來的歡喜程度是不同的。

比喻二：「譬如華正敷，」

「華正敷」，即是說花正在開啟的時候。拿到一朵花很歡喜，但如果拿到的是盛開的花呢？當然那個歡喜心又不一樣。就好像說，我們今天得到一盆花，雖然它只是花苞還沒有開，但你拿到這個花當然歡喜；你帶回去之後，過了幾天，花真正綻放，你看到花開了，那個感受又不一樣。只是一個花苞跟有開花，兩者所引發的感受是不同的。

比喻三：「譬如食美膳，」

第三個比喻，好像「食美膳」，吃這個美味佳餚一樣。得到就已經令人食物歡喜，可是你如果能夠把食物料理成山珍海味，那吃下去的感受又不一樣。

比喻四：「譬如解文字解，」

這個「解文字」，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理解文字。這部論翻譯至今，為什麼很少流通呢？就是因為它的翻譯其實不容易理解。跟玄奘大師翻譯的經論來相對比，這部論其實是不容易讀懂、不容易理解的。那麼在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其實它也有這五種比喻，我們下一次可以引用《瑜

伽師地論》的文來對照。如果照《瑜伽師地論》，「解文字」的意思是：我這個文讀不懂，跟讀懂了，那個感受是不一樣的。

如果照《瑜伽師地論》的意思是說：好像你收到一封書信，這個書信可能是某個人跟你報喜事，你拿到了就會感到歡喜對不對？好像有一個家人、一個朋友，他寫一封信給你，信裡面是要告訴你一些喜事，你知道這個消息之後，你就會歡喜。可是當你把它打開之後，親自讀裡面的內容，那種歡喜當然更好。聽聞說有一個好消息，你就會感到開心；可是好消息具體是什麼？當你真正了解它的內容之後，那個歡喜心當然又不一樣。這個叫「解文字」。

比喻五：「譬如開寶篋，」

這個「篋」字，是指用來裝東西的箱子。「寶篋」有兩個意思：一是指用寶打造成的一個箱子；二是裝滿珍寶的箱子。當你得到一個寶箱時，你就會感到歡喜；可是你把它打開之後，親自看到裡面的這些金銀珠寶，當然那個歡喜又更不一樣。

「是各得歡喜；」。所以說，他這邊用五個比喻告訴我們，在不同的層次上，不同情況之下，會得到不同的歡喜。

「五義法莊嚴，歡喜亦如是。」同樣的，彌勒菩薩祂要用五個道理、五個義、五個法來莊嚴大乘經。透過這五義莊嚴大乘經層層顯發，讓我們更加能夠明瞭大乘法義，乃至透過「聞、思、修」證得無上菩提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所得到的歡喜，也都隨著理解與證入的深淺，而各有不同。這個就是此處以五種譬喻所要表達的意涵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2講）